



封面新闻 APP 下载封面新闻 APP 加入青眼拍摄者得大奖

宽窄巷

2020年4月27日 星期一 主编 杨莉 责编 仲伟 版式 罗梅 校对 廖焱烽 封面人物 | 12

封面新闻

被困阿根廷的自由旅者 航班取消 等到“春天”再回国

纽约抗疫日记④

□谢炯

2020年4月13日 星期一

失眠，整夜不睡。孤独，在灾难之中，迫使人愈加缩回自己孤独的壳。我已经不情愿与人谈论新冠肺炎，很多时候，我只有——一张脸；沉默。每天晚上我都喉咙发毛，怀疑自己得了新冠肺炎，半夜起来测量体温，没有发烧。每天早晨起来，喝完咖啡后，喉咙恢复正常出门散步时不咳了。我告诉尼尔我的怀疑时，尼尔说：“宅家病毒”。

看了两部纪录片：一部是Sky News的《红色灾区》，实地拍摄意大利北方顶级重灾区医院，另一部是CNN的《急诊室实况》，实地描述布鲁克林西奈医院。我有点吃惊，和想象中急诊室人山人海寻求医疗服务的情景相反，医院里面和外面的城市一样安静，首先是医院不允许家属陪同，走廊里长凳上空无一人，只有医生护士的脚步声；其次，自从冠状病毒大暴发以来，去医院医治其他毛病的人数，包括枪击案车祸伤员大幅减少。除了感染科，其他科室几近无人。

整个纽约地区有220多家医院，很多医院现在面对的不是人满为患，而是降薪和裁员之痛。根据模型算出来的就诊人数极度夸张，结果纽约几家野地医院刚建完就拔营关寨，哪怕联邦政府和保险公司一再强调支付一切新冠治疗费用，大多数能够自愈的人不会上医院，政府也无法违反宪法，强迫人们就医，救护车运到医院的大部分是中到重症的新冠病人。

隔离病房中，一排排悄然无声插着呼吸器的病人令我感到莫名的恐惧，仿佛走进一部诡异的科幻片，我甚至更希望看到挤满人的急诊室。

胡弦在练字，他劝我也练，他说他在情绪最糟糕时，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写字。晚上，我翻出篆帖，写了一版辛弃疾的《满江红》：“满眼不堪三月暮，举头已觉千山绿。但试把一纸寄来书，从头读。”辛这首词到此可以停住，后面一段相思字相思意有点多余。所有篆体字中，“飞”字最美，两边各长三翼，翩翩欲飞，“忆”字最难写，和简化的“忆”字完全不同，必须通过层层叠叠的套房，方进入最下面的心房。老祖宗的方法果然有用，写完3版后，我顿时感觉舒畅。

飓风从大西洋登陆东部，半夜里下起了倾盆大雨。早晨，仍然是狂风暴雨摧折梨花。

我每天工作8小时，或处理案子或写作，或整理文件或和客户联系。工作，而不是被动地读书或看电影，不管什么时候都维持正常的工作节奏，每天记录下来10件要做的事，做掉5件，第二天，再记下10件，做掉5件，如此这番。当然，其间得应付家人无休无止的打扰和客人无休无止的问题，往往到黄昏时，我的忍耐度达到极限，不管天气如何，我都会出门。

跑步变得越来越困难了，跑步无法戴口罩，因为公园关门，室外空地有限，人行道变得拥挤，与人近距离擦肩而过的概率大增。太平一点，还是戴上口罩出门慢慢散步。无法想象完全在家不出门的人，再大的宅子，熟悉的场景令人生厌。活由水组成，活着必须是一汪不断流动的活水。

黄昏时分，雨势渐微。雨后的阳光洒在黑暗潮湿的街面上如浮在油锅上亮晶晶的油花，轨道上，汽车后窗上，被打落的梨花和桃花红白相间，星星点点。迈过积满雨水的铁轨和一只被抛弃的玩具熊，走过几百艘帆船和游艇停泊的港湾，在一道锈铁墙后发育的小山丘上，伫立。天边，升起一道绚烂的彩虹，仿佛在宣告：最坏的日子过去了。

最煎熬的日子终将过去，生死循环，有开始便有结束，再厉害的病毒也不过如此。

海外华人 抗疫纪实 ⑧

25岁的麦四毛是一名北京女孩，她自称无业游民，“无业是因为我辞职了，游民是因为我来了南美，目前的经历就是很俗套的故事：辞职去旅行。”

决定辞职出国旅行之前，麦四毛是一位媒体人，旅游卫视的纪录片导演。现在，自由旅者麦四毛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被困在了南美国家阿根廷。由于离祖国太遥远，很多地方航班被取消，麦四毛的归国行程变得遥遥无期……

/干脆辞职/ 跟嘉宾一道去南美

辞职以前，麦四毛是一名纪录片导演，就职于电视里的长青栏目：旅游卫视《行者》。

来《行者》之初，麦四毛剪的第一批片子，讲的是一个叫老板的长发中年男人带着老婆孩子周游世界的经历。发到四毛手里的素材就是南美。

四毛剪完了长发中年男和老婆孩子吃帝王蟹的片子后，去高碑店儿传媒产业园的711买了一盒饭，犹豫了一下，她还买了一碗儿“好炖”。四毛是个爱吃的女生，从不想亏了嘴，她坐在地下会议室一边吃一边琢磨：“我剪一个短视频1000块钱，剪一期节目是5000块钱，我到底要剪多少个片子才能去一趟南极呢？”她看着南极的船票写着：100000+，心里暗暗地骂了一句：“这不是要流氓吗？”

实际上，南美风情巨大的诱惑力已经将麦四毛深深地吸引住了，那个地方，她想去……

转眼，麦四毛做了两年半的纪录片。感叹做媒体人真的大累，特别是电视媒体人，看着一波又一波的旅行者天南海北的畅游，四毛有些嫉妒：“我为什么不能像他们一样，天南海北的走一走？”

正好有一个参与《行者》拍摄的嘉宾，在南美的后半段旅程没走完，缺两个给他拍摄的同伴。四毛二话不说，就决定搭伙上路。

她干脆利落地辞了职，准备了行囊。“不去则已，一鸣惊人。”四毛决定要去穿过地心正对祖国的地方：南美洲。



麦四毛在去南美的航班上。



部分阿根廷人也戴上了口罩。

/夜里十点/ 房东喊他们搬出去

2月1日，四毛和同伴小夏、阿都到达了拉巴斯。

他们是沙发客借宿，从玻利维亚拉巴斯进入南美，去了乌尤尼盐湖（天空之境），南美历史上的欧洲银矿：波多西，从玻利维亚塔里哈进入阿根廷的胡胡伊，一路上遇到的沙发主们都是非常的热情、友好，就算当时中国的疫情很严重，他们还是接纳了四毛一行。这些沙发主包括单亲妈妈，热恋情侣，还有曾经到中国做过4年外教的有趣大叔……

随着疫情在欧洲暴发，阿根廷也零星开始出现病例，这是麦四毛没想到的，以SARS的经验来说，南美洲怎么可能会有病例呢？所以当听到阿根廷有病例以后，还是非常吃惊。

四毛一行的目标是：一路借宿睡到乌斯怀亚，当他们听说有病例的时候，正在伊瓜苏看传说中的“死亡咽喉”。一路往南，受到不友好的眼光越来越多，他们从阿根廷第二大城市科尔多巴到罗萨里奥再到布兰卡港，借宿的难度越来越大，最后到达特雷利乌就走不下去了，因为只要他们出现，就会有警察找上门来。路上一些素质低下的当地人会



当地华侨捐给麦四毛与同伴的物资。

冲他们比中指，甚至辱骂他们。就此，他们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，着手准备回北京的机票。

麦四毛一行到达布城第一天，求爷爷告奶奶在AIRBNB上租了一间房子，因为当地人惧怕病毒，惧怕亚洲人。他们到了租房子的地方，买了7天的菜，坚决不出门，夜里十点收到房东的电话：你们必须搬出去，整栋楼的邻居把你们给举报了。

他们在大街上找房子，找到夜里12点半，终于找了一家酒店式公寓，一直住到今天。

麦四毛说：“特别要感谢一下阿根廷当地的侨胞，包伟将、余永辉等，他们在中国大使馆的呼吁下，自费为我们提供口罩、酒精，还有食品物资，如果不是他们，我们在当地可算是孤立无援。”



麦四毛与同伴在南美狂欢节。

/操碎了心/ 确实找不到包机回国

麦四毛说，阿根廷应该算是南美洲国家里防疫做得数一数二的。他们在3月20日就宣布了全国封城，一直到今天。封城包括：城市之间的流动（禁止），城市里的流动（民众除了买菜不能上街），国家与国家的流动（截至目前，商业飞机停飞）。

因此，阿根廷的疫情控制得很好，感染人数没有超过三千，与欧美日韩相比较，算很不错了。

阿根廷政府出台了强制佩戴口罩的法案，这也让不喜欢佩戴口罩的市民纷纷戴上口罩。对麦四毛在内的60多个滞留旅客来说，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，他们不再担心自己成为当地人眼中的异类，大家都明白佩戴口罩是为了保护自己，戴口罩也让大家处在一个相对更安全的境地。

“可以说，困在阿根廷，既是万幸，也是不幸。”麦四毛如此评价这段经历，“万幸是因为防疫做得好，不幸是因为这儿离祖国太遥远，暂时回不去了。”

滞留的旅客一直在积极地与中国大使馆协调回国事宜，大使馆也是为大家操碎了心，但困难还是很多。原因包括多方面：一、阿根廷封城，没有商业航班通航；二、中转国家沦陷，无论是欧美还是中东，都成为疫情的重灾区；三、包机也不现实。这边联系的中国的航空公司包机价格10万元一个人，80个人起飞，这对他们滞留旅客来说，几乎不可能，因为人少，钱也不多；四、阿根廷未来要去中国接9批物资，四毛等人提出让大使馆去协调，把大家送回国内，但阿根廷以不安全为由予以拒绝。

目前，中国大使馆正在联系外航的包机，也在商量包机的价格，四毛和其他滞留旅客正在等待消息中。不管结局如何，麦四毛还是特别认真地表达了对中国大使馆的感谢，“我能感觉到他们每天都在为我们回国的事情操心，但是这儿离祖国太遥远了，所以我们只能等待，等春天，等风来。” 封面新闻记者 杨炯